

拉封丹寓言诗全集

La
Fontaine



(法) 让·德·拉封丹 著

李玉民 译

LA FONTAINE WORKS

插图珍藏版

漓江出版社

拉封丹寓言诗全集

(法) 让·德·拉封丹 著
李玉民 译



插

图

版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拉封丹寓言诗全集/(法)拉封丹(Fontaine,J. L.)著;李玉民译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4. 2

(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)

ISBN 978-7-5407-6888-1

I. ①拉… II. ①拉… ②李… III. ①寓言诗—作品集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96584 号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(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880mm×1 230mm 1/32

印张:10.75 字数:220 千字

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-2925888)

作家·作品

他是我认识的最坦诚、最厚道的人：从不弄虚作假，我不知道他这一生是否说过谎。

——莫克鲁瓦

这位自由思想者总是漫不经心，总是飘来舞去，他以那么多伪装手法，兴高采烈地描绘一个光怪陆离、特别凶暴的世界。不过，对他最出色又最出人意的赞美，当是纪德的这句话：“拉封丹的艺术，就如同游戏一般，轻松地讲述尼采以感人的说服力论说的这种不堪承受的真相。”

——让·道迈松

假如不写六百页的传记，要我用四行文字表述拉封丹的一生，我就会这样写：

从前有个人，将头脑里的音乐写成诗。他的岁月流淌，犹如泉水那样清澈。正因为如此，水仙林神都叫他清泉的让（让·德·拉封丹的意译），而这名字就永世与他相伴了。”

——让·奥里厄

《寓言诗》在艺术上造诣相当高。拉封丹十分重视《寓言诗》的结构，把诗集看作“一部巨型喜剧，幕数上百”，每一幕他都写得既简练集中，又富于戏剧性。他善

于在诗中穿插性格化、拟人的动物对话,跌宕起伏,显得别致有趣。拉封丹的语言既流畅自然,又精巧细腻。他善于收集民间语言,贴切地应用到诗歌中,因此他的诗篇语汇丰富,且接近口语。拉封丹善于描绘大自然,并且富有抒情风味。

——柳鸣九

文明的正能量

李玉民

“没有寓言诗，伟大的世纪就会忽略快乐的生活。如果没有拉封丹的微笑，没有莫里哀的微笑，这种鼎盛的时期，在我们看来就不过是一具涂金的木乃伊。多亏了拉封丹和莫里哀，这个时期才有笑容，也就是说透过金饰，这个时期有了活气。

“这就是《寓言诗》这本小书里，所包藏的文明的奇异珍宝……”

拉封丹生活的十七世纪，史称“伟大的世纪”，是“太阳王”路易十四统治的世纪，法国封建专制制度达到鼎盛的时期。路易十四对外扩张，雄霸欧洲；对内削减诸王的地方势力，巩固中央集权；又兴建凡尔赛宫，渐成奢华之风；创立法兰西学院、自然科学学院、绘画和雕塑学院等，科学和文学艺术，无不蓬勃发展。尤其文学领域，与伟大世纪相匹配的法国古典主义文学，从理论的完善到大批杰作的诞生，以其崇高、典雅的风格，史无前例地成为世纪的标志。

世纪坐标的四位伟大作家，悲剧大师高乃依和拉辛、喜剧大师莫里哀，以及寓言大师拉封丹，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创作，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。

同样，标志盛世的气象：宏伟的排场、盛大的庆典、隆重的宫廷舞会、频繁的戏剧歌舞演出。舞台上的英雄人物，尽显高尚的品德；诗坛歌剧院，也竞相大唱赞歌……浩大的工程：凡尔赛宫、路易大帝广场……

然而，这种盛世的文明，如果缺少了拉封丹的寓言诗、莫里哀的喜剧，再怎么气象万千，金光灿烂，在当世人看来也仅仅是一枚大金币的正面，而后世人看上

去,“就不过是一具涂金的木乃伊”,了无生气了。

文明就是这么奇妙,宏伟与小巧,庄严与微笑,悲壮与幽默,都同等重要,一样也不能少。缺少后者的这些小乐趣,那么伟大世纪就徒有一具僵尸。难道不是这样吗?当年那些宏伟的排场、胜利的庆典、隆重的仪式,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;舞台上的那些英雄人物,都早已谢幕退场了;歌功颂德的那些诗歌唱词,也全成为尘封的古董,无人问津了。反之,拉封丹的寓言诗,至今仍然保持生活的气息和教益,给世界越来越多的读者带来乐趣。同样,莫里哀塑造的伪君子、吝啬鬼、想当贵族的暴发户、痛恨欺世盗名的恨世者,都伴随莫里哀成为不朽者,还不时登上各国的舞台,给观众带来古典戏剧人物针砭时弊的乐趣。

这就是上面这段引文大致要表达的意思。这段话引自法国作家让·奥里厄所著的《拉封丹传》,一本大部头的书,洋洋洒洒写了六百余页。典型的法国式传记,以材料翔实见长,所引用的材料多为传主的诗句,让我了解到除了寓言诗,拉封丹写了那么多诗,连讲故事都采用诗体,实在是一位作诗高手。

一种意味深长的现象:伟大的世纪不识永世发光的瑰宝,不能善待富有生命力的天才作家。1634年创建的法兰西学院,应是当世顶尖俊彦荟萃的殿堂。四十名院士称为“不朽者”,去世一位补选一位,与莫里哀同时代的院士前仆后继,算起来少说也有上百位,独独没有莫里哀的位置。为了弥补这种历史缺憾,将不是院士的莫里哀的一尊雕像,安放在法兰西学院的大厅,基座上刻着这样一句铭文:“他的光荣什么也不少,我们的光荣却少不了他。”当世的统治者就认识不到这一点,朝廷的保守势力和教会势力沆瀣一气,联手攻击,非难、阻挠莫里哀剧作的演出。他的剧作屡遭禁演,尤其他的力作《伪君子》,他为之抗争了六年,上书国王三份陈情表。一代喜剧大师,在斗争中耗尽心力,五十一岁便英年早逝,一生却是一场悲剧。

这就是“伟大世纪”的反面,还可以加上拉封丹的境况,就更能说明问题:

“拉封丹出版《寓言诗》的时候,他全靠人邀请,过寄人篱下的生活,等德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派人送来新衣服和床单,他才能换上。这部无比美妙的作品,是在贫困中诞生的,除了德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,再也没有什么人关切了。”(《拉封丹传》)

德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比拉封丹晚生十五年,是众多喜爱拉封丹的人品和作

品的朋友中的一位。赞赏他的天才的朋友中,不乏莫里哀和拉辛,以及当时的重要作家,《书简集》的作者塞维温夫人、《箴言录》的作者拉罗什富科、《克莱芙王妃》的作者拉法耶特夫人、《品性论》的作者拉布吕埃爾……他们都认识寓言诗的价值,冲拉封丹微微一笑,就算给他的报偿了,此外并不关心他的生活。

拉封丹极不善理财,他的财产和债务纠结在一起,经过几番折腾,老宅和田产全变卖了,连他那水泽森林的官职也让出去了,到了五十岁时,他已一无所有,连工作也没有了。出版作品收入微薄,难以谋生。如无人相助,他就会流离失所,穷困潦倒,最终会死在收容所。

拉封丹的《寓言诗》于1668年出版,有献给王太子的卷头诗,深得太子的喜爱,也得到太子老师博须埃的赞赏。当时太子年仅七岁,而拉封丹已经四十七岁了,可谓大器晚成,摸索了十五年,终于找到了成功的路径。1677年新集《寓言诗》出版,最终确立了拉封丹的名望,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得到官方的认可,也不意味从此时来运转。《寓言诗》第二集优先印刷权甚至遭拒。好在有国王和蒙特斯庞夫人的赞誉;当局还是准许这个“小小的动物园”正式进入文学领域。据说,幸好国王还算满意,批准印行,“以便表明他对作者本人及其才华的器重,因为先前出版的寓言诗选,对青少年很有教益”。

可见,朝廷的称誉,主要针对寓言诗的教育作用,给书店和警察局开具的这部作品的“优良证书”,也仅仅是一纸行政空文,至于年金,或者补助金,却只字未提。对拉封丹唯一可能表示的善意,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不再追查他的《故事诗》的非法销售,不像公事公办那样严厉了。总之,朝廷仅限于称赞,以及这种不花分文的让步,根本解决不了拉封丹的生计。

更沉重的是精神上的打击。布瓦洛是官方认可的文艺理论家,他在《诗的艺术》中,全面回顾了所有体裁的诗歌作品,却无视拉封丹和他的寓言诗的存在。我们的诗人并没有表现出受了多大伤害,只是仿佛随手拈来,填补了《诗的艺术》留下的空白:

寓言并不像表面上看的那种样子,
寓言中最普通的动物,
也能充当我们的老师。

单纯的说教总使人厌烦，
训诫结合故事就容易流传。
这种虚构的故事应亦教亦乐。

这是给寓言下的最明确、最精致的定义。诗人对寓言深度理解和把握，将这种受歧视的小体裁，牢牢嵌在古典主义这座宏伟建筑上。然而，布瓦洛掌握着话语权，代表主流价值观；说拉封丹只是模仿者，而非创作者，不能同那些“大作家”在《诗的艺术》中并肩而立。等几十年之后，布瓦洛认识到自己的偏见，终于赞赏拉封丹和莫里哀，他们早已作古了。

他们在世虽无“大作家”的名分，但给伟大世纪带来的欢悦和教益，不亚于任何一位大作家，甚至可以说无人能及。可是他们的生活境况，却是相当可悲的。拉封丹大器晚成，晚年已经无依无靠了。德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是个天使，是拉封丹生命中的贵人，属于那个时代博学多才、极有见识的贵妇。她同拉封丹的挚友莫克鲁瓦一样，独具慧眼，从欣赏他的寓言诗的乐趣中，看出其长久的价值。不过，她首先钦佩的是拉封丹的人品：总那么温文尔雅，谦抑而善气迎人，言谈举止跟山泉一般清澈。收留这样一位璞玉高人，也是一种见识，一种缘分。德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从不以施主身份自居，把拉封丹当做家中一员，而不是待为客人。同样，拉封丹以其一贯漫不经心的态度，把这一切都视为自然而然的事，从未流露出感恩戴德的神色。收留拉封丹之后五六年，丈夫去世，德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破产了，她仍然给拉封丹安排了个住处，在圣奥诺雷街附近租了一套中二楼房子。一住又是十余年，直到1693年，德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去世；她持续照料拉封丹生活，前后长达二十年，这在文坛上是绝无仅有的。

本来，拉封丹的寓言诗并不分集，1668年出版了《寓言诗选》之后，已经开始转向，创作大体裁的戏剧。他终生热爱戏剧，但是先后被喜剧和悲剧所背弃：他的悲剧《阿喀琉斯》开篇的手稿，交给莫克鲁瓦提意见，这位好友甚至没有把手稿还给他。于是，他又投身歌剧。那个时期，有国王资助，歌剧是吕里和吉诺的地盘。吉诺写脚本四平八稳，更能突显吕里作曲的光彩，因而二人配合默契。不料新近一出歌剧《阿尔刻提斯》演出失败，蒙特斯庞夫人姐妹就想让她们喜爱的拉封丹出马，写一出美妙的牧歌，以感人的歌词表现希腊神话的田园爱情，再由吕

里作曲,这出歌剧演出肯定十分精彩。

拉封丹怀着无比的激情,创作歌剧脚本《达佛涅》,讲的是太阳神阿波罗爱上女神达佛涅,但是女神另有所爱,为逃避阿波罗的追求,就请父亲把她化为月桂树;阿波罗无可奈何,便用枝叶编成桂冠戴上。美丽的爱情故事,优美动人的诗章,由天才的佛罗伦萨人吕里作曲,每天晚上重复演出的盛况,在拉封丹的头脑里构成一幅天堂图景。他沉于创作的梦境,却不了解吕里和吉诺是何许人。吕里仗恃国王的宠爱,当上音乐总监,独霸乐坛,他需要吉诺那种平庸而轻浮的才华,以便托举他的音乐达到上佳效果。

然而,拉封丹太想在戏剧体裁中大放光彩了,对他来说,诗歌本身就是音乐。法国诗人很少能以如此精湛的造诣,如此敏锐的乐感,无论作诗还是写散文,同样把玩着语言的节奏和音韵,达到升华法语的和谐高度。诗文要同音乐争奇斗艳,这就犯了忌,触动了吕里和吉诺的乐曲为主诗文为辅的潜规则。吕里佯装奉命与拉封丹合作,暗中却与吉诺合谋,另外准备一套,即歌剧《忒修斯》。吕里虚以委蛇,采用拖延战术,对脚本表示不满意,让拉封丹修改并存有幻想。结果可想而知,《忒修斯》取代了《达佛涅》的演出。

这是1674年的事,从6月到9月,拉封丹花了四个月时间写出脚本。这个从不说谎的人,终于明白吕里一直在欺骗他,耍弄他。事情闹得沸沸扬扬,《达佛涅》却泡了汤,拉封丹成为笑柄,都知道吕里不屑于为《达佛涅》作曲,永远也不能演出了。拉封丹为人太厚道,太谦和,明白受骗也没有马上奋起维权。最终木已成舟,事情不可挽回,《忒修斯》在圣日耳曼行宫演出,得到国王的赞赏。这种方案同许多历史事件一样,是是非非复杂纷乱,当世就不想让人弄明白,后世渐行渐远,就更难判断了。我们知道这类事件,无论给拉封丹的名声带来多大损害,璞玉终究是玉,能永世放光:真正持久的价值存乎人心,发于笔端而成诗。总之,寓言诗是天才之作,那些狮王、蠢驴、贪婪的狼、狡猾的狐狸,以及笨熊,都得到了应有的对待,无不记录在案,能让后人了解那个伟大世纪的社会百态。至于那对得意的搭档,到1687年吕里一死,吉诺的剧本就再也登不上舞台了。

这场骗局,且不说给拉封丹精神的打击有多大,同时也击碎了他改变经济状况的希望。他没有按照对方的承诺,坚持讨要脚本一完成就应付的酬金。相信了吕里的鬼话,答应歌剧首演之后,立即全额付给他报酬,殊不知吕里决意将他

的剧本扼杀在摇篮里，永远也不会有首演。文人鲜有能以文为生者，投靠热爱文学艺术的权贵，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。拉封丹曾先后投靠过富凯、布伊雍公爵、蒙特斯庞侯爵夫人；一位是王爷，一位是宫廷大总管，一位是国王的情妇。拉封丹始终不忘雅人深致的富凯，怀念沃堡的田园。他作为水泽森林官，陪伴布伊雍公爵和夫人近十年，相处也十分融洽，可惜他们相继失势。蒙特斯庞夫人的地位，不久也要被曼特侬夫人所取代。

歌剧之梦破灭，拉封丹又回到他拿手的故事诗和寓言诗。1674年年底就推出《新故事诗》，比十年前出版的《故事诗》，在色情描述方面更加大胆了。可是这十年来，虚伪开始统治法国。然而，“正人君子”看了拉封丹所写的色情故事，非但不气愤，反而欣赏起来，这在达尔图夫们看来是不可容忍的。于是书报检查机构决定禁售《新故事诗》。不过，警察局长也是位“正人君子”，他明禁暗放，任由《新故事诗》在地下销售量十倍增长，第二版很快在阿姆斯特丹开印。回归寓言诗的创作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，尽管他在1668年出版的《寓言诗选》中，写了此后罢手的《尾声》：

这里仅限于谈创作。
长篇大论令我咋舌。
远非穷尽一种题材，
满园芳菲只取花朵。
至此不可蹉跎时日，
须当重整少许精力，
最终实现别的胸臆。

“别的胸臆”，是指他早已动手写的韵文体小说，1669年出版的《普绪喀和丘比特的爱情》。可是，他耐不住技痒，同年写了寓言诗《牡蛎和争讼者》，是他创作新寓言诗的先声。到了1677年，他一改初衷，准备新一版《寓言诗选》，1679年出齐，从而有了第二集《寓言诗》。1668年的版本便序列第一集，共有六卷；第二集从七卷到十一卷，共五卷。欲罢不能，于是，1694年，又出版了第三集，排序为第十二卷。第二集献给蒙特斯庞夫人，可谓攀喜爱寓言诗的权贵的高枝。第三

集献给勃艮第公爵；1693年1月，德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去世后，拉封丹本想流浪到英国，正是勃艮第公爵的恩惠，他才得以在法国善终。善终要有个好归宿。当时拉封丹的全部收入，只有法兰西学院每年照发的六百利弗尔车马费。在德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去世后，他被迫离开圣奥诺雷街附近租用的房屋，不知该去哪里，正走在街上，遇见德·埃尔瓦尔先生。埃尔瓦尔就对他说：“我正找您呢，要请您去我家住吧。”拉封丹轻声答道：“我也正往您那儿走呢。”

埃尔瓦尔是富二代，银行家的儿子；夫妇二人喜爱文学艺术，与拉封丹交往多年，便接过了德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的接力棒，照顾这位仍带稚气的老诗人。拉封丹住进豪华公寓，受到女主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细心照料，他还一如既往，什么都浑然不觉。有一天，客人夸诗人的新衣裳很合体，他才惊奇地发现，自己的衣物全由埃尔瓦尔夫人换成新的了。在近一年的时间，非亲非故的埃尔瓦尔夫妇，为拉封丹养老送终，在冰冷的伟大世纪，给这位天才诗人临终时留下人间温暖的记忆。围绕着在世的天才人物，任何时代总有两类人，一类人爱护帮助，另一类人摧残迫害；两类人代表着一个时代和社会的两副面孔，他们也跟随天才人物进入历史，留下美名或落个骂名。德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、德·埃尔瓦尔夫妇等，正是伴随拉封丹进入历史，留下美名佳话的人。

拉封丹于1673年住进拉萨布利埃尔夫人府上不久，莫里哀便去世了，他为心心相印的亡友写了墓志铭：

在这座坟墓里安息着，
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，
但长眠于此，仅莫里哀一人，
三人才华形成一种精神……

拉封丹赞赏莫里哀所体现的这种精神，就是一种具有传承性的通才，能融会贯通当代与古代的杰作，延续发展着永恒的典范。公元前二世纪的两位拉丁诗人剧作家，同莫里哀三位一体；这种思想一旦表述出来，便说明已在他的心中扎根了。正是这两年，拉封丹思想产生了蜕变。他本人破产伴随着整个国家陷入贫困：战争、欠收，许多省份发生饥荒，布列塔尼、诺曼底等地区民众暴乱，怨声载

道。拉封丹的生活非常贴近乡民和农民，他又那么敏感，还极富洞察力，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，自然也了解那个时代的不幸，深深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和残酷。那世纪的胜利、灿烂辉煌的涂金、富丽堂皇的建筑，无论多么令人眼花缭乱，也掩饰不住令他痛心的战乱、饥馑、镇压，民生的这种荒谬的状况，违背了他追求享乐的幸福理想。

拉封丹的这种思想变化，开始在他的创作中显露端倪。他渐趋混淆不同的体裁，不在乎一出喜剧倒像一篇故事，故事不过是寓言诗的草稿；而寓言诗却适合搬上舞台。他从规则和典范中解放出来。他在穷困中，也感到无牵无挂了，可以主宰自己的才能。从此他要顺从内心思想的需要，不再遵从体裁高下的等级、既定的文学准则，在创作中深挖自己丰富的资源，运用精妙的手法，写出心目中的寓言和故事。拉封丹不是凭着规则，而是完全依靠个人、个人的天才和勤奋，以及层出不穷的奇思异想，将这些被人小看的体裁，写成世代赏阅的头等伟大的作品。

此后他创作的故事诗和寓言诗，仍不乏博爱与善意，但是掺杂进来指责，针对法规制度和当权人物，有时批评很尖锐，颇令人不安。如《狮王宫》：

国王如此排场，
要向臣属展示富强。
在卢浮宫大宴群臣，
好一座卢浮宫，
地地道道的堆尸场，
臭气冲天呛鼻子，
老熊赶紧捂鼻孔……
那怪相拂圣意，
君王大发雷霆，
打发老熊下地狱，
死了做鬼去掩鼻。

老熊直白表现遭严惩，猴子拍马屁过分也自食恶果。狮子王问狐狸闻到什么

时,狡猾的狐狸“推说患了重伤风,嗅觉一点也不灵”,才躲过一劫。短短一则寓言诗,便刻画出朝廷的内幕:国王专横,臣子的三种命运——直言遭殃,吹捧过当也惹杀身之祸,只有说话模棱两可,方能明哲保身。

这并不表明拉封丹变成一个刻薄的人,一个恨世者,或者持不同政见者。拉封丹要想走仕途,通过关系在朝廷谋个一官半职,倒也不是不可能。但是他性情懒散,与朝廷那种生活格格不入:在朝廷做官日夜惕厉。比做什么都累人。而且,同时代就有人写道:“朝廷的人,无不一副矫揉造作的表情……”拉封丹讨厌卑劣的小人,尤其得势的小人,他在寓言诗《狮王后的葬礼》中写道:

一群变色龙,
一群猴子精,
唯主子是从……
人成机械偶,
全凭绳操纵。

朝廷里勾心斗角,拉封丹自然不愿跻身一群得势的小人之列。但是批评的矛头直指政权,这是第二集寓言诗增添的新内容。拉封丹是一生不大敬重金钱和权力的人,挚友莫克鲁瓦说他是“最坦诚、最厚道的人:从不弄虚作假,我不知道他这一生是否说过谎”。同样,他在创作中也不弄虚作假,能道出世间的真相,包括权力顶端的朝廷的真相。巴尔扎克的作品,统称为《人间喜剧》。反映社会的所有大家,如雨果、伏尔泰、狄德罗,乃至莫里哀、拉封丹等,他们各自以不同的体裁: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故事和寓言诗,创作出一部部“人间喜剧”的百幕大戏。

近二百五十首的寓言诗全集,就是二百五十台戏。每场戏幕布拉开,都会给观众带来惊喜。请看《女人和秘密》的开场白:

没什么比秘密还紧要,
要女人保密也难做到;
我甚至知道在这方面,
许多男人也强不了多少。

再看《狗脖子挂主人的晚餐》如何开场：

我们的双眼，
经不住美人的考验；
我们的双手，
也经不住黄金的诱惑。
看守财富的人，
很少不动贪心，
见财不起意，
恐怕天下也难寻。

这样的开场，如同戏引子，必定引出一段故事，有人物，有情节，还有结局。最后，诗人通过故事，得出一种教训。前者是家庭生活场景：丈夫考验妻子能否守秘，谎称肚子疼，生了一个蛋，嘱咐她千万别讲出去，否则惹人笑话他是母鸡。妻子发誓嘴把牢，可天一亮就去找邻家嫂……接下来可想而知，口口相传没到天黑，就成了公开的秘密，越传越玄，传为一下子生了一百只蛋。后者则是一出社会喜剧：狗挎饭篮给主人送晚餐，路遇一群野狗来抢，“都是吃社会的好汉”；看看面临危险，送餐狗就只想保住自己一份，率先抢吃。作者不免感叹：

这故事引我遐想
一座城市的形象：
有人公款消费，
公款成自家钱箱。
市政长官、税务官，
无不伸手沾光，
看他们鲸吞金钱，
还真是一种消遣。

有人若以“无聊的理由，企图保护公款”，就会被人说成傻瓜蛋：这样的社会，便成为一种贪腐的大染缸。人生百态，无不拿来戏说演义。粉墨登场时而是人，多为动物，这样可以放开手笔。譬如《狮王宫》，真要写卢浮宫，那还了得，只能影射。大多用动物来表演，由人自己对号入座，自觉自愿，没谁强迫，这样会有更好的教育效果。请看作者在《不诚实的受托人》中道来：

寓言狼与狗交谈，
用的正是神语言。
动物野生与家养，
粉墨纷纷争上场，
扮演角色各不同；
有的理智很聪明，
有的愚痴显得疯。
聪明有时反误事，
愚痴时而占上风。

接着说无限上场人物，罗列长长一串，有骗子、大坏蛋、负义小人、暴君、愣头青、莽撞汉、笨伯、糊涂虫、吹捧者、贱货，还有说谎者组成的鬼话大兵团……罗列不完，二百多首寓言诗，恐怕有上千人物上场，包罗人世间的万象。只因拉封丹本人，就是一个难以解释的混合体，容纳了各种文明、哲学、宗教的思想：单就宗教而言，天主教自然有其位置，但是也掺杂进了异教、不信神的思想。不过，他首先是个特立独行的人，作为一位大诗人，总有其神秘莫解之处。譬如马蒂尼·马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“拉封丹随几位朋友去安东尼村，在乡间小住数日。一天该吃晚饭了，却不见他的人影儿，大家呼唤，拉铃叫他，怎么也叫不来。等晚饭过后，他才露面。人家问他去哪儿了，他回答说去参加了一只蚂蚁的葬礼，跟随送葬队列一直走到花园，再陪蚂蚁家族回到住宅（即蚁穴）；他还天真地描述了这些小动物内部治理的情况，后来写进了他的寓言诗中，他的故事诗《普绪喀》和《圣·马勒》里。”

故事真伪并不重要，但是这种非常人之事，放到拉封丹的头上，则是自然而然

的事。这个老顽童，即便走向老年，也从来没有离开童年，始终热爱水泽山林、动物世界、无边的寂静和睡梦、无限的幻想和想象，因喜爱一切而总是周而复始，终生处于一种轻快而温存的陶醉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，他总那么心不在焉，即使在德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府上，在德·埃尔瓦尔的公馆里，受到宠儿般的呵护，他也显得漫不经心。人的一种特殊常态，往往也是一种韧性，是不容易摧毁的。

《自说自话的拉封丹》的作者克拉拉克也讲述了一件趣事，他记得儒勒·罗曼（法国作家，1885—1972）在《凡尔登战役的前夕》中，想象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同一名中立记者的谈话。记者说到陆军统帅霞飞顽强的性格。

“见鬼！”皇帝高声说道，“难道法国人格格里，还有这种东西吗？”

“陛下，法国人的性格里什么都有。”

于是克拉拉克得出结论：“拉封丹的性格里什么都有。”就像称呼伏尔泰那样，也可以称拉封丹为“万形先生”。其实，拉封丹自己早就一语道破：

我本轻浮物，飞向万题目。

所谓“万形先生”，就是童真之心怀抱万物万象，从而演义出来一幕幕“人间喜剧”。正如纪德说的：“拉封丹的艺术，就如同游戏一般，轻松地讲述尼采以感人的说服力论说的这种不堪承受的真相。”

人生的现实，不堪忍受的真相，怎样解释才能让世人理解并接受呢？可以像尼采那样，以严谨的逻辑、感人的说服力进行论说，但是难免流于高度概括的笼统，同民众的接受力有一定的距离。拉封丹则采用以逸代劳法，来了个鸟兽总动员，“游戏”人生，就能轻松地与人交流，轻巧地道出故事的寓意。看似游戏，却极认真，每场游戏都表明一两个道理。拉封丹在《寓言的威力》中，讲了一个用寓言唤醒希腊民众的故事，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：

这个道理同古今，
我们全是希腊人。
此刻我谈这寓意，
有人若讲《驴皮的故事》，